

又见右玉

●李岷屏

一路向北，一路上坡，一路葱茏。

车在氧吧中穿行，四野一派苍翠，层层叠叠，绿波荡漾。

这是去年，我跟随朔州市文联组织的采风团队来右玉时的景象。

七月的天，没有酷暑，没有燥热，微风拂面，心旷神怡。跟随着右玉干部学院的导游小姐姐，看过了右卫城墙被黄沙掩埋的现场，听“红姑娘”讲述当年战天斗地、风沙中栽树的感人事迹，走进右玉旧县委的小院听一堂生动的党课，心情再也不能平静。

旧县委的礼堂里，老师声情并茂，含泪讲解那张铁锹的故事。讲述二十多任县委书记，没有约定，却不约而同，把植树造林、改造右玉的恶劣环境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七十多年前，右玉是“白天点油灯，晚上土堵门”；平沙莽莽黄入天，夜夜风吼难入眠；随风满地石乱走，滚滚沙尘堵心口……

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都深深地懂

得，狂风和黄沙是在夺取我们的家园。怎么办呀？

风沙漫天的右玉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不是右玉人爱种树，而是大自然逼得他们要种树。

上个世纪50年代，“哪里能栽哪里栽，先让局部绿起来”；60年代，“哪里有风哪里栽，先把风沙锁起来”；70年代，“哪里有空哪里栽，要把窟窿填起来”；80年代，“适地适树合理栽，优质三松引进来”；90年代，“乔灌混交立体栽，绿色屏障建起来”；进入新世纪以后，“退耕还林连片栽，右玉山川靓起来”。

信念滋养着勃发的生命，初心根植于广袤的泥土，脚踏大地，拥抱山川，最终长成绿色的屏障，铸成永恒的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曾数次对右玉精神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并进一步升华和凝练了右玉精神：“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

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

在南山顶中心广场上，有一座20多米高的绿化丰碑，记载着右玉人民七十多年来治山治水、绿化家乡的丰功伟绩。这是几代右玉人民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筑起的一座不朽的绿色丰碑！

植树七十多年，生命之绿蓬勃成了右玉精神。右玉人民露出了笑脸。艰苦奋斗，矢志不渝，七十多年久久为功，不毛之地终于变成塞上绿洲。

今天，我又随着朔州文联的采风团来到了右玉，相逢在右玉干部学院。

在学院的园林里，有六座亭台伫立在绿色海洋中，万木丛中几点红，塞上江南步其中。流连在甬道上，随行的队友们都是朔州的文人骚客，纷纷出联出诗，妙语不断。

“初心亭”“思齐亭”“清风亭”“怀荣亭”“听涛亭”“致远亭”，亭亭玉立，凌波微步。一路思绪飞，一路诗情扬。“今览西口盈心景，永慕南山盖世功”“来识贞心固，得偿清梦艰。我身如草树，幸落

此中间。”

绿海广阔，壮思得偿。置身其间，唯愿化作一棵棵大树，扎根在沃土，携手于山岭，与蓝天为伴，邀鸟鸢为邻，自由呼吸，茁壮成长。

诗人的激情，常常如梦如虹。歌者与舞者的激情，亦是气贯长虹。

艺术党课《西口飞虹》，一部右玉精神的赞歌。站位高，立意远，台词精彩，结构紧凑，编创新颖，激情四射。泼墨绘史，工笔描情，走心动情，催人奋进。既是生动严肃的“课”，也是感人至深的“剧”，观后深受感动，深受教育。

迈过高山，踏过西口，爬过三十二长城，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在牛心山上俯瞰右玉的如画风景，在博物馆里领略右玉的前后变化，在右卫古城墙上抚摸风沙掩埋的印记，从右玉人民口中聆听七十多年前的故事。喝一口营养丰富的沙棘汁，尝一尝甜甜软软的混糖饼，炖一锅滑嫩不腻的右玉羊肉，看一场玉林的赛马比拼。春赏古村杏花，夏览田园风光，秋观七色彩林，冬玩激情冰雪。深入右玉的村落，看遍右玉的美丽，体味右玉人与风沙抗争的故事，感知右玉精神的伟大内涵。

右玉精神不仅在纸上，不仅在纪录片里，更在右玉每一寸土地上，每一个故事里，每一个人的心中！唯有到过此地，才会有如此感受。

犹新的是那些沧桑的老榆大树，虽老，却凭借小南河充足供给，根深叶茂，活得精神，大气磅礴。

最大气的莫过“庙院学校”。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古庙嵌在村北高处城墙下(达木河村周有数丈、宽丈余的土打墙，俗称城墙，异常坚固，状似碉堡，故该村又称南堡)，占地约3亩，参天树抱，深沉莫测。

正面是戏台，东西是石碾窑洞。西为“大正堂”，置南北“顺山大炕”，地中山形木架搁黑板，这即是“庙院学校”的教室；东窑是套间，亦作课堂或堆放杂物。

戏台下，并排三株大古树，鸟瞰全村，蓬劲向上，壮志凌云。这“庙院学校”就是桑梓文化滥觞。其尊严氛围，文采气息，教化贤贤，熏陶无类。许多农家子弟、苦寒之士，从这里吸吮文化养分，感染诗情画意，成长学习自信，走出大山，走向四面八方，艰苦奋斗，成为建设富强国家的参与者、见证者。

作为母亲河，小南河衍大爱巨慧故事，哗啦啦流过村旁，流向远方……

小南河

●冯耀

来。扔豆子似地擗在地下。老师惊心动魄的严管，还有凝神静气教学的认真态度，至今常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养成刻薄律己、修身做人、喜墨好学的性情。

村人敬师如神。平素把自家的土特产源源不断捧给老师。逢年过节，杀猪宰羊，恭请先生光临。除立德树人，村务难事，邻里纠纷，也要先生裁定。“贫不为耻，无学当羞。”村里人读书求进，蔚然成风。

我们家穷困，但全力以赴供我上学，不嫌顽劣。父亲倔强，对看不惯的事好“跌二话”，惹得劳动改造，浸泡冰水挖麻河，患上痛骨病。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毅然决然背上50多斤夜面(时读高小自拿

伙食)，翻山越岭把我送到县城念书。父亲累得水洗汗淋，像从河里捞出来一样。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小时候得过哮喘病，含辛茹苦拉扯大我们兄弟四人。我排倒一，老二夭折，母亲倍加疼爱我这个“垫窝窝”，娇惯任性，但唯独念书不许耍赖。为了让我念书，母亲省吃俭用，由于营养不良，加上过分操劳，经常犯病，曾三次病危，父亲都已买下棺木。幸运的是，母亲回化险为夷。母亲的生命像昼夜不舍的小南河，生生不息，不辞奔波。每次等她病好些，都深情对我说：“妈死了，怕你不能念书；妈活着，就是为看你念书。”

小南河淘洗大德，浇灌树木。记忆

“红梅”赞(中)

●陈永胜

的雪花，滋润着刚刚深耕过的田野，散发出泥土的芬芳。在回城的一路上，我和老徐不紧不慢地骑着车子一路向西北方向走。老徐突然问我：“永胜，这两天有啥收获？你准备写点啥呀？”

“我还没想好呢，不知道。”面对老徐的提问，我如实回答。

“写新闻首先要瞅准好一个角度，不能面面俱到呀。咱们这次没少跑村庄，可写的东西多呢，你得仔仔细细磨。”

老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退休前的30年中，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那辆自行车。为了能争取更多的采访时间，老徐写新闻的时间一般固定在晚上和早晨。记得是1992年到1994年夏初，报社还在朔城区政府东配楼办公的时期，我和老徐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一般情况下，上班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除去社里安排的会议新闻采访外，老徐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社会底层，去捞“活鱼”。“捞活鱼”是新闻界的一句行话，是指记者去捕捉有新闻价值的新鲜事情。

每当下午快要下班的一个小时前，老徐就匆匆地从外面回来了，和我们打个招呼以后，便脱了鞋子，双脚趑趄在那把木头椅子上，歪着头用油笔一式五份写稿子，都是当天的“活鱼”。到了六点钟的时候，我们编辑就要下班了，老徐说他还没写完呢，还得一阵子哩。

由于当天抓到的“活鱼”多，晚上加班也写不完，老徐就在次日的早上写。据老徐自己说，是早上六点多就来到了办公室开始写稿子了。这样的场面我经常会遇到。有一次，大约是早上八点多一点，我去了办公室后，老徐正屹立在椅子上边写稿子，一边抽着劣质的纸烟，浓浓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办公室，熏得人似乎不敢开口说话。那时，多亏了我们这个办公室没有女同事。等到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人来齐后，老徐的稿子也写完了，笑着给我们打开窗户、开展门后，便匆匆忙忙地又捞他的“活鱼”去了。

前边说过，老徐写稿子一般是一式五份，除去最后一份看不清外，前面的四

份都是有大用的，除去给《朔州报》留一份外，其余的三份都通过邮局寄给《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或者是《山西农民报》等新闻单位。1992年，“徐栋、红梅”平均每三天就被《山西日报》采用一篇稿件，一年采用了102篇稿件，创下了《山西日报》创刊以来基层通讯员上稿率最高的记录。山西日报总编辑赵克明在给记者们开会时曾经大声地说：“我们一个专业记者，还不如朔州‘徐栋、红梅’‘两个’通讯员，人家三天就在咱们报纸登一篇稿子，这是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其时，这位总编辑并不知道“徐栋、红梅”是一个人。

在30年的新闻工作中，老徐有上万篇新闻作品在各类报刊和电台发表，有近百篇作品荣获各级媒体的嘉奖；先后多次被省、市、区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和优秀记者；2002年，被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记二等功。

三

“红梅”凭一己之力连续几年源源不断地给《山西日报》供稿，而且取得了很不平常的业绩。对此，有读者评价说，市区两个通讯组加起来顶不住一个“红梅”。这话虽有一点夸张，但基本上还是站得住脚的。那时候，每个县委和市委都有一个名叫“通讯组”的机构，专门负责当地的新闻宣传工作，并且都以稿子能上了省委机关报为荣，当地的党政领导也格外重视。然而，稿子上《山西日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山西日报》面对的是十几个地市、百多个县以及众多的省直机关、央企国企、高等院校等地的新闻宣传部门，再加上自己庞大的记者队伍，上稿件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于是，通讯组就想办法：一种办法是“请记者”，把《山西日报》的记者请回来进行有目标的重点采访；另一种办法是“送稿子”，就是把写好的稿子亲自送到省城。因为那时的稿件都是手写的，通过邮局寄稿子最少需要三天以上，“送稿子”当天就能搞定。即使这样，通讯组也常常是落在“红梅”的后头。

老徐自然没有通讯组的力量和办法，但他的办法除了腿勤手动外，就是开动脑筋，在稿件的质量上做文章。新闻

作品的体裁在中国大致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消息、评论和通讯。具体到一名记者来看，理论上说，应当具备多样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但在实践当中，偏差性就比较大，就像中医一样，有的医生擅长妇科，有的医生擅长儿科，有的医生擅长骨科一样。客观地说，老徐在消息的写作上尤为出色，用力也最勤。源于此，他的新闻作品就能在《山西日报》捷足先登。

记得是1998年，温州人在朔城区东关开办的占地面积近1.4万平方米、拥有500余间营业用房的商贸城剪彩开业，市领导出席了剪彩仪式。在当时来说，这家商贸城是朔州及周边地区最大的集五金交电、土产日杂、日用百货、文体用品、婚礼用品等为一体的小商品批发零售集散地。这个商贸城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朔州市委、市政府引进的招商项目，意义非同一般。徐栋参加了这次开业庆典活动。但老徐的消息不是以市领导的讲话为中心的，而是重点介绍商贸城的功能以及温州人给朔州带来的先进的经商理念，进而指出这是朔州市委、市政府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这条消息的标题是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很快上了《山西日报》。

老徐写的消息，字数一般不超500字，主题集中，通俗易懂，更主要的一点是，能紧跟住时代的脉搏。概括地说，他所有发表在《山西日报》的作品，都是这样的好作品。不过某些人看不起老徐，嘴边的话就是“在《山西日报》发个‘豆腐块’，有啥了不起的？”我碍于人家在报社有身份，不敢当面反驳，但心里总是很不舒服，你有啥了不起的，你不就是写过几篇“拍马屁”的长篇“大作”吗？

也有人眼红老徐的作品能在省报和省台发表，以为他挣了不少稿费呢。岂不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的稿费标准是很低的，好像是千字10元，不少报社的老稿费往往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其实，老徐并不是为挣这点稿费，而是为了尽一份党报记者的职责，为了把年轻的朔州市宣传出去。

写到这里，“红梅”屹立在椅子上写新闻的形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丁明作

5月5日，我的微信突然收到了好友唐先生发来的两句话：

烧山蛋炒生花雅俗共赏

木塔志劳苦功高今古奇文

我看后，心中一紧。感觉这不是说张仙文主任吗？怎么看也像挽联。但我没多想，仙文正值壮年，声如钟，壮如牛，也没有听人说有什么病，况且前几天还看过他新拍摄的《每期一村》。不可能的事，我不信。加之我正准备去西安培训学习，也没有给老唐打电话细问。

5月11日，在西安晚上无事，打开了微信上的“应县文化交流群”一看，真是吓人。群友们几乎都发了悼念仙文主任的挽联、花圈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照片……

我万万没想到，仙文你5月2日就走了，真得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

心中痛惜，更深感无奈。

我不禁自语：仙文，算你狠，如此狠心呀！

你竟然舍得丢下“应县文化交流群”的群友走了，让我们痛失群主；你竟然留下五章《曹汝谦》走了，那后面的由谁续写？你竟然仅留下了几十期《每期一村》走了，我还指望你有一天去一下我们村拍摄；你竟然舍得放手你编辑的《应县今古》走了，让自己成为了今古人物之一；你竟然没有给众人留下点缓冲的时间，突然走了。走得如此决绝，算你狠呀！

仙文呀，我说你是“狠人”，主要是说你对自己的狠。你一年前就感觉自己身子乏困，自己先戒了酒，后来又忌了烟。你说你一个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一天吸两包烟的人，咋就说戒酒就戒，说忌烟就忌了，还不是自己身子难受！但你在今年4月才去检查身体，你就不能抽一天时间做个直肠镜？这直肠癌就不是个一下能要你命的病，还不是你自己狠心不管自己身体的原因！你把时间用在工作上，用在了培养文学后人上，用在了友人的交往上都能，唯独对自己身体苛刻，咋说你呢！

你是应县能人，县乡材料你能拟，小说散文你能写，史志刊物你能编，而且还样样出彩。这每一个“能”字背后，耗费的都是你的心血和时间呀！你是应县文人的“聚将星”。从著

「狠人」张仙文

●晓梦

名家曹乃谦、赵平、秋若愚到普通的新闻人和文学爱好者；从长期生活在应县的文人，到从应县走出去的游子文人，都聚在了你的周围，这同样耗费了你的不少心血和时间！

你我相识于1997年。那年我采访应县南河种镇蔬菜节，开始了我们的初次合作。多年来，我们多次合作，是难得的文友、笔友。得知你的噩耗，我却还在西安出差，没能回乡为你送行，是为憾事。就草此拙文“骂”你、哭你，为你遥祭一七吧——

《烧山蛋》《甩溜溜儿》饱含深情成仙文

《木塔志》《应县今古》谈古论今求问道

仙文，一路走好！记得我送好友赵振中时寄托过：你们在天堂一定要劝其识贤愚，分忠奸，给人世间多留一些好人，让好人多享其寿！

注：张仙文，微信昵称问道。应县党史办公室主任、《应县木塔志》的组织者、主要编写者之一。

这才恍然大悟，春已不声不响地悄然来临。

春天来了，北方的春天来了，朔州的春天到了。我平静的心情一下子激动起来。2022年的疫情，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我做了三次志愿者，每次半个月，每次的心情都很复杂，志愿者是冲在一线的。有时可以直接接触到阳性人员，心里是很害怕的。但我是一个老党员，虽然有基础病，年龄也偏大，还是报名参加了志愿者。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党员应该冲在前面，和大家并肩作战一起抗疫，顾不上那么多，甚至还想到了万一。

我爱人、女儿也是党员，在疫情封控期间，也都主动报名当了志愿者。女儿学校发现感染者后，第一时间到学校做了服务学生的“大白”，每天两次更换防护服。直到12月7日全国解封，大女儿阳了，高烧厉害，身体疼痛，嗓子疼得厉害，还伴有咳嗽。她在北京，我在朔州，那个担心劲儿，别提有多着急。我一宿一宿的不能睡觉，手里时刻拿着手机，只想听到她的声音，报平安的声音。接着，爱人阳了，身体发冷，浑身没劲，食欲也不好，他有基础病，我变着法子，给他做他喜欢的饭，生怕他病情有所加重。还好，御龙苑旁边有个福社区医院，每天熬中药，给人们喝，有预防的，有治感染的，多种中药。我们也取了几付，喝上还真管用，病情很快没了症状，好了。随后我也感染了。

一个冬天，心情都很压抑。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春天的到来。现在春天真的来了，草木绿了，云儿笑了，环境清新美好了，大自然复苏了，甚至觉得空气中都弥漫着青春的气息，瞬间觉得身体精神了许多，感觉浑身有了劲，使劲摔了摔胳膊，深深地呼了口气，冲周围锻炼的人笑了笑。心想，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也该计划计划今年的事了。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